

句解云

康叔之子武王  
周公之弟成王  
叔也武王克  
商立紂之政都  
代殷後以治餘  
民武王崩官  
蔡叔武庚叛  
周公東征誅  
管蔡戮殷  
命然後以其  
餘民封康叔  
為衛侯告武  
之辭至于每  
三史官錄之  
以古者行聞  
編尺辭多非  
一簡所能載  
於是分為  
康誥酒誥  
誥梓材三篇

尚書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

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作康誥酒誥

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

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

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

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

服之入邊乃因大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

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惟乃丕顯考文王克

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不敢侮

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夫寡婦用可用敬

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

以修域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彼周惟是怙恃文

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表上聞于天天義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天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叙皆文

王乃寡克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

王勉行文王之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王曰嗚呼封汝念

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治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

道用安治民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

求商家耆老入之道常以苦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毛千七

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弘于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感常在

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病治民

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天畏斐忱民情大可  
汝身故去之敬行我言上天畏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天德可見以其輔誠人往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往當盡汝心為

治身真乃我聞曰怨不在天亦不在小惠不惠治民

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至於大言

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手

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

新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勳而勅之凡行

之欲其 重慎 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

論之有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有次叙

是乃治理大 惟民其勅懋和民既服化乃其

暑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為善如欲去疾

盡棄惡修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

失其欲惟民非汝封刑人殺言得刑人無或

刑人殺人有無以得刑殺非辜者人而非汝封又曰劓

刑人劓劓截鼻刑截耳刑之無或劓刑人所以

以戒為人輕行之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

有倫言外士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丕蔽要

囚要念謂察其要前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

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大、斷

大斷

之言必反覆思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啟彝

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

所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

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已汝惟小子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

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敘心

凡民自得罪寇攘茲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

待罪焉



寇盜攘竊為一完殺人顛腎不畏死罔弗慙強

越人於是取貨利也強為惡而不畏死王曰封元惡大慙強

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况

人之異惡莫大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不孝不友

心為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為人父不能字愛其于

弟弗念大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

能恭事其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

兄亦不念推子之可哀惟弔兹不于我政人

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兹不于我政人

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子義

廢棄不行是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

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不率大戛矧

惟外庶子訓人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

之官主訓民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

者而親犯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於下小臣諸有符節之使及外庶子其乃別播

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赦之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愍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

其君道是汝長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

惟君惟長循汝乃其速用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又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

官之吏並為德虐大放棄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忘戒以魚不能敬常

汝用寬民之道道一富惟七念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懌汝

德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

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况今民無

其國善一或在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

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

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

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言爽惟天其罰殛我其

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惟

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王

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言當

以敬無為可怨之事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

道大法敏德信則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用是誠道安汝心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久民安則我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

常汝行善則得汝念哉無我殄言無絕棄我享

明乃服命服有國土當明汝所高乃聽用康

又民高德之言以安治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

敬典汝往之國勿廢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紂好淫樂為長

夜飲民化之元

沉面于酒觀者

皆謂淫醜律

危臣下化之則

上下皆面于酒

可知矣今紂雖

戒而餘習則

未珍成王以其

餘民封康叔

所最急者

此耳

#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王若曰明大命于

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

都朝歌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

將言始國在西厥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

朝夕勅之惟蔡祀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下教命始於我氏天降威我民用大亂

尚書

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

本為亂行越亦為亂行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

大之國所用喪亡也亦無不以酒為罪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小子氏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越庶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

至惟曰化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滅王

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



皆念德則于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

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

種黍稷奔走肇牽車牛遠服費用老養厥父

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具所有求易所無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

也酒養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眾伯君于長官大夫統眾士有爾大克羞者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

尚書

九

食辭飽之道先戒群吏以不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

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茲

亦惟天為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

天順其大德而佑之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在文

長不見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

西土輔訓往曰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于故  
孫背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敗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  
一家至于今能受殷王

命之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哲王請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

敬王猶保其王之道畏惟御事厥多恭不

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  
敢敢聚會飲酒乎明

無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

皆化湯畏相之德國伯諸侯之長言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朕宗工於在服內治事百官亦不自越百

姓皐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士罔敢酒于酒不

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一里告皆無敢沈酒中

暇法亦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入祗辟所以不

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我聞亦

惟曰在今後嗣王其身不憂厥命

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

德所敬所安皆在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畏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

其威儀民無不惟荒腴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厥心疾狠不克畏死

狠其心不能畏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梁人在都邑而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下其德上使祀見辜并

庶群モロク自酒腥シラカ聞ミ在上ウヘ故天降喪于殷トクセリ罔ナク愛ミ

于殷惟逸ナク紂シラカ衆シラカ羣シラカ用酒シラカ沈シラカ荒シラカ腥シラカ穢シラカ聞ミ在上ウヘ

逸シラカ紂シラカ奢シラカ天非虐惟民自速シラカ辜シラカ言シラカ尼シラカ為シラカ喪シラカ所亡シラカ

自召シラカ罪シラカ王曰シラカ封予不惟シラカ若茲多諾シラカ我シラカ不シラカ惟シラカ若シラカ

我親シラカ古人有言曰シラカ人無於水監シラカ當於民監シラカ賢シラカ

聖シラカ有言シラカ以シラカ人シラカ無シラカ於水監シラカ當於民監シラカ今惟殷シラカ隍シラカ厥シラカ

命我其可不シラカ大監シラカ撫于時シラカ今惟殷シラカ紂シラカ無シラカ道シラカ隍シラカ

大視シラカ此シラカ為シラカ戒シラカ撫シラカ予惟曰シラカ汝劫シラカ虐シラカ殷シラカ獻シラカ臣シラカ劫シラカ固シラカ

惟告汝曰汝當固慎上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越獻臣

百宗土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

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

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

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厥

或諾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諾汝曰民羣聚飲

之勿令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飲酒者以

歸於京師我其擇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酒于酒勿庸殺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

酒勿用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故必三申法令

且惟教之則汝有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

憂世乃不察汝政事王曰封汝典聽朕恣汝

常聽念我所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使也勿

慎而篤行之 上



此篇蓋官祭  
武康既誅餘  
當猶有存者  
成王欲使康叔  
匡取含垢以  
德化之无事  
於刑故世告之  
篇名梓材之  
俞史官取以  
為編翰之別

之吏通於酒言  
當正身以帥民

#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王曰封以厥庶民暨

厥臣達木家臣言當用其衆人之資者與其小

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

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汝若怕越曰我有師

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日司從司馬司空

尹旅曰予罔厲綏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

尚書

卷

厲虐殺人之事亦欲君先敬勞肆祖厥敬勞

如也則善矣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肆往姦宄殺人

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

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折獄

當務從寬慈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王啓

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監厥亂為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曰無胥戕

兵有皂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

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

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寬在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其者其效實國君及放御

治事者知其教命所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施何用不可不勤

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惟曰

若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君言為

民惟若農夫之考由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如人為室

垣牆惟其當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塗暨茨蓋之

臚為政之術如梓材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

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洽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方々

為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庶邦享作兄弟遠為近世洽國當法之

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

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

國大求朝享法則和集皇天既付中國民越惟疆土于

先王肆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越惟疆土于

惟德用和懌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能遠王

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已若茲監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句解云

此篇乃成王

宅洛邑使召

公相宅因作浩

以進戒成王也

皆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洛邑

是時欲都洛

而卒不果遷

至成王周公

成武王之至建

都洛邑而所

營洛有二所

湮水之西則

建以為都而

居九鼎謂之

郊廓又謂之東都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

使下至於萬年承奉王室上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

國以安民

### 名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

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作名誥名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

日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又謂之玉城取  
其天下之中由  
方朝貢道里  
均等渾水之  
東則以通渠  
謂之成周又謂  
之東郊取其  
資迹王室可  
昭服其心要  
然則洛邑既  
成王果都  
鎬京時來往  
朝者侯祀清  
廣於此詩與  
藻刺幽王曰  
在鎬京則  
成王實都鎬  
可知矣宣王  
於此會諸侯  
則成王亦於  
會諸侯可知  
及平王東  
乃都洛邑  
洛邑成於成  
周公後靜在  
洛之後召公  
成王知所以  
其始故作此

豐京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鎬京  
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

王則告武王可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  
知以祖見考

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肱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上宅太保三  
官名

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肱於肱三日日厥  
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

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越  
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日庚戌以衆殷之民  
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

城也於庚戌五日皆成又言衆殷本其所治之位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則達觀于新

邑營周公通達觀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後

可見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

社穀祀以為稷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大宰牛羊豕也  
小宰羊豕也

尚書

卷八

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衆大保乃以庶

邦殷冢若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

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

公之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而以衆殷諸侯

於自乃御治事為辭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茲大國殷之命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



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

曷其奈何弗敬敬何其奈何不憂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

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越厥後王後民茲朕

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厥終智

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言困

究無辜夫知保抱子子攜特其妻以哀號呼天告  
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則所

窮以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

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王其疾敬德相古  
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

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天迪從  
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

子保禹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夏禹能敬  
德天道從

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相有殷  
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次復觀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  
於保安湯者亦

禹如今時既隆厥命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

考遺棄老成人之言曰其稽我古

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考行古人之

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嗚呼有王維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雖少而大為天所

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多

王為政當不王為政當不最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若

則德比立王來給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毛并

尚書

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 配大天而為治祀于

上下其自時中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獲

之美王先服有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言當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節性惟日其邁臣時節其性

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日其邁臣時節其性

令不失中則道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可不敬之德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下敬三奉其命矣

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下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

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方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去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

互相兼也殺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

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

若功其其夏殷也繼其王命亦惟當下以

而法則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

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今天制此二命惟人所修敬德則有習

說之於天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其惟王勿以

小民浮用非彝勿用其小民過中用非亦敢殄戮常改其重民秉常

用乂民亦當果一嚴絕刑戮之若有功其惟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小民乃惟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於天下言治政於

王亦有上卞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光明

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常君臣勤憂敬德日我受天命大順有

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有殷歷一年庶幾兼之

我發王用小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天長命言常有民

王之辭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有至

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受

德奉王末有成命王亦顯王終自天命則

王亦我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言我非敢獨勤而惟恭敬奉其幣用

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尚書卷第八  
經二千六百四十字  
注五千二百四十六字